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叶圣陶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0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35, 叶圣陶卷/徐俊西主编;
陈福康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542-4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819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陈先法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35

叶圣陶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福康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5 字数 356,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42-4/I·2700 定价: 47.00 元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编 徐俊西

副主编 王纪人 邱明正 陈思和 王晓明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英	王安忆	王纪人	王晓明	朱立元
孙 颙	杨 扬	杨剑龙	李小林	李天纲
吴 亮	邱明正	张新颖	陈子善	陈思和
陈惠芬	陈福康	宗福先	赵长天	邵元宝
姚克明	袁 进	徐俊西	殷国明	栾梅健

臧建民

编辑部主任 臧建民

编辑部副主任 姚克明 陈贤迪

特约编辑 王 瑛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者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长篇小说

倪焕之	5
-----------	---

短篇小说

校长	227
金耳环	237
潘先生在难中	246
外国旗	263
前途	272
城中	280
搭班子	292
抗争	300
夜	315
多收了三五斗	324

一篇宣言	332
一个练习生	339
寒假的一天	350

童话

牧羊儿	367
聪明的野牛	371
古代英雄的石像	376
贼	381
皇帝的新衣	386
书的夜话	393
含羞草	399
蚕和蚂蚁	407
慈儿	412
熊夫人幼稚园	419
绝了种的人	425
将来做什么	431
月姑娘的亲事	440
最有意义的生活	442
“鸟言兽语”	445
火车头的经历	451
编后记	461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63

叶圣陶



倪 煥 之

一

吴淞江上，天色完全黑了。浓云重叠，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把落尽了叶子的杈桠的树枝吹动，望去像深黑的鬼影，披散着蓬乱的头发。

江面只有一条低篷的船，向南行驶。正是逆风，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后艄两支橹，年轻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四十左右的一个驼背摇左边的。天气很冷，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大家侧转些头，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手里的橹不像风平浪静时那样轻松，每一回扳动都得用一个肩头往前一掬，一条腿往下一顿，借以助势；急风吹来，紧紧裹着头面，又从衣领往里钻，周遍地贴着前胸后背。他们一声不响，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

舱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红烛，风从前头板门缝里钻进来，火焰时时像将落的花瓣一样弹下来，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靠后壁平铺的板上叠着被褥，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他虽然生长在水乡，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只要踏上船头，船身晃几晃，便觉胃里作泛，头也晕起来。这一回又碰到逆风，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来，直到现在，还不曾坐起过。躺着，自然不觉得什么；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可见他并不在那

里吸。他的两颊有点瘦削，冻得发红，端正的鼻子，不浓不淡的眉毛，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

在板床前面，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正在想自己的前途。但是与其说想，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眼前闷坐在小舱里，行那逆风的水程，就是完篇的结笔。等候在前头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称心满意的事业，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这些全是必然的，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但不是明天，便是后天或大后天，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早晨。

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快到了吧？”虽然烦躁，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率真；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

“你心焦了，焕之，”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卷烟，眼睛慢慢地张开来。“真不巧，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要是顺风的话，张起满帆来一吹，四点钟就吹到了。现在……”他说到这里，略微仰起身子，旋转头来，闭着一只眼，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只有一片昏暗。他便敲着与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阿土，陶村过了么？”

“刚刚过呢，”后艄那青年农人回答，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

“唔，陶村过了，还有六里路；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那躺着的说着，身子重又躺平；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随手灭掉，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

“再要点半钟，”焕之望同伴的左腕，“现在六点半了吧？到学校要八点了。”

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又凑到耳边听了听，说道：“现在

六点半过七分。”

“那末，到学校的时候，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

“我想不会的。他知道今天逆风，一定在校里等着你。他想想你得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不然，等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

焕之有点激动，讷讷地说：“树伯，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为他的好意，也为自己的兴趣。”

“你们两个颇有点相像。”树伯斜睨着焕之说。

“什么？你说的是……”

“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这一点颇相像。”

“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譬如木匠，做一张桌子，做一把椅子，用不着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就是，也用不着理想。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培养？——这非有理想不可。”焕之清朗地说着，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就说他“天马行空”，“远于事实”，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虽没有鄙夷他的意思，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

“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树伯闭了闭眼，继续说：“所以我曾经告诉你，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

“他开头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习’，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啊！记不清楚，二十多张稿纸呢。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等会儿一登岸，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

“有这样热心的人！”焕之感服地说。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举止，性格，癖好，一时又陷入沉思；似乎把捉到一些儿，但立即觉

得完全茫然。然而无论如何,点半钟之后,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这样想时,不免欣慰而且兴奋。

风似乎更大了,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烛焰尽往下……你想得急切呢。今天我去接你,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不然,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

焕之有点激动,讷讷地说:“树伯,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为他的好意,也为自己的兴趣。”

“你们两个颇有点相像。”树伯斜睨着焕之说。

“什么?你说的是……”

“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这一点颇相像。”

“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譬如木匠,做一张桌子,做一把椅子,用不着理想;或者是泥水匠,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就是,也用不着理想。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培养?——这非有理想不可。”焕之清朗地说着,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就说他“天马行空”,“远于事实”,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虽没有鄙夷他的意思,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

“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树伯闭了闭眼,继续说:“所以我曾经告诉你,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

“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

“他开头辨别什么是‘性’,什么是‘习’,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啊!记不清楚,二十多张稿纸呢。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等会儿一登岸,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

“有这样热心的人!”焕之感服地说。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举止,性格,癖好,一时又陷入沉思;似乎把捉到一些儿,但立即觉

“我也这样想。”焕之把身子坐直，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

“像蒋先生那样，也是不可多得的，”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于是这样感叹说。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研究自然更说不上。他们无非为吃饭，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要是单为吃饭，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不该任学校教师。现在听说那蒋先生，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虽还不曾见面，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

“他没有事做，”树伯说得很淡然，“田，有账房管着；店，有当手管着；外面去跑跑，嫌跋涉；闷坐在家里，等着成胃病；倒不如当个校长，出点主意，拿小孩弄着玩。”

焕之看了树伯一眼；他对于“弄着玩”三个字颇觉不满，想树伯家居四五年，不干什么，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当年与树伯同学时，有所见就直说出来，这习惯依然存在，便说：“你怎么说玩？教育事业是玩么？”

“哈哈，你这样认真！”树伯狡笑着说。“字眼不同罢了。你们说研究，说服务，我说玩，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你想，我家里琐琐屑屑的事都要管，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

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焕之觉得他突然像是中年人了，老练，精明，世俗，完全在眉宇之间刻划出来。

“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树伯又低声说。

“什么？”焕之惊异地问。

“他有两个儿子，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别人办的学校

不中他的意；自己当了校长，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两个儿子就便宜了。”

“这算不得私心，”焕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说。“便宜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从实际说，不论哪一种公益事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不过私了自己，同时也私了别人，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

“我也不是说老蒋坏，”树伯辩解说。“我不过告诉你事实，他的确这样存心。——蜡烛又快完了，你再换一支吧。”

焕之便从桌子抽斗里取出一支红烛，点上，插上烛台，把取下的残烛吹熄了。刺鼻的油气立刻弥漫在小舱里。新点的蜡烛火焰不大，两人相对，彼此的面目都有点朦胧。

“嘘，碰到逆风！”树伯自语；把脖子缩紧一点，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

换上的红烛点到三分之二时，船唇的水声不再汨汨地呜咽，而像小溪流一样活活地潺潺地发响了。风改从左面板窗缝里吹进来，烛焰便尽向焕之点头。

树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阵，忽然感觉水声与前不同，坐起来敲着板门问阿土道：“进了港么？”

“进了一会了，学堂里楼上的灯光也望得见了，”阿土的声音比刚才轻松悠闲得多。

“我上船头去望望！”焕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把前面板门推开，两步就站在船头。一阵猛风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呼吸都窒塞了。寒冷突然侵袭，使他紧咬着牙齿。

一阵风过去了，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胸中非常舒爽。犬声散在远处，若沉若起，彼此相应。两岸都靠近船身，沿岸枯树的黑影，摇摇地往后退去。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中间高起一座楼，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灯光倒映河心，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波痕。

“啊！到了，新生活从此开幕了！”焕之这样想着，凝望楼头的
光。一会儿，那光似乎扩大开来，挡住他的全视野，无边的黑暗消
失了，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

二

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后来升了当手。性情忠厚方正，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但是有点神经质，操作家务之余，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可是男俭女勤，也不至于怎样竭蹶。

焕之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母亲还不到三十。他父亲想，像自己这样做到当手，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儿子总要让他发达，习商当然是不对的。那时还行着科举，出身寒素，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城里就有好几个。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望么？到焕之四五岁时，他就把焕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焕之识几个字，记记账目就算了事的。

焕之十岁时开笔作文，常常得塾师的奖赞。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笑意逗留在嘴角边，捻着短髭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不上两年，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这时候，科举却废止了，使父亲颇为失望。幸而有学堂，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考上了。

学堂生活真像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排着队伍练体操，提高喉咙唱风雅或秾丽的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的古人的诗篇：在焕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他又与同学吟诗，刻图章，访问旧书摊；又瞒着父母和教师，打牌，喝酒，骑马。他不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的期望，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

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父亲说，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毕了业不升上去，没有什么大巴望；升上去呢，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不如就此休止吧。

父亲这样说，并不是他不希望焕之发达起来，是因为他发见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那捷径便是电报局。是终身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俸大，如果被派到远地去，又有特别增加：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

父亲说了一番不必再读下去的理由以后，就落到本题，要焕之去考电报生；并且说，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考，是绰乎有余裕的了。

焕之心里有点生气，劈口就回说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他不曾参观过电报局，只从理化实验室里见过电报机的模型，两件玩具似的家伙通了电流，这边一按，那边搭的一响；这边按，按，按，那边搭，搭，搭。他也没有细细地想，只觉得在“搭，搭，搭”的声音中讨生活，未免太没出息，太难为情了。

父亲意外地碰了钉子，也动了感情，说什么事情都是人干的，有什么有干头没干头呢？

焕之不由自主地透露说，这事情没出息，因为不必用多少思想，只是呆板的事。并且，干这事情不能给多数人什么益处。他说，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这个观念萌生在他心头已有一二年了，不过并不清晰，只粗粗地有这么个轮廓。现在既经父亲追问，便吐露出来，好叫父亲了解他，可是没有说得透彻。

父亲听他说喜欢用思想，要叫人家得到益处，那就非让他高等学堂大学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但是自己老了，身体渐见衰弱，当初要把焕之一径栽培上去的愿望，只怕徒成梦想。他急于要见焕之的成立。他便酸楚地说出“自己老了”一类的话。

母亲坐在旁边，当然垂着眼光惊怯地发愁。

焕之听父亲说到老，非常感动；先前的意气消释了，只觉父亲